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張　泰

誠齋集卷一百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東宮勸讀録

陸宣公奏議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中夏有盛衰外裔有强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萬里曰古今論禦戎之策者皆以嚴尤為至論其以為不然尤之言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至於上策自古未有得之者來則有備去不窮追故宣王薄伐之師止于太原而已此尤之所謂中策也武帝虛内以事外漢與匈奴更勝迭負未嘗不相當也非晚年之悔漢亦殆哉此尤之所謂下策也至於秦築長城征匈奴匈奴未亡而秦先亡矣此尤之所謂無策也至於上策聖人蓋得之矣而尤何足以知之書曰儆戒無虞罔失

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非堯舜禦戎之上策乎蓋其上策大槩有四曰脩身曰愛民曰用人曰立政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脩身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用人也疑謀勿成立政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愛民也四策備矣又以無怠無荒朝夕策勵以終之如是則中國安强主德無可

議國勢無可窺四夷安得而不來王乎此堯舜禦戎之上策也而曰吾無上策尤策謀之士無經術之學顧何足以知之

國家自禄山煽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内難于是吐蕃啟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憑陵亦甚

萬里曰自古外裔之患寇攘中國則有之矣橫行中國則未之有也其所以能橫行中國者非外裔之入中國

而中國之納外裔也今有人居山而憂虎者亦不過高其藩墻固其門閭虎亦安能為害哉不幸夜半而狼入其室恍駭之間無以制之則開門招虎以制之狼則去矣虎可去乎唐肅宗是已天寶之末禄山作難明皇幸蜀肅宗即位于靈武欲先取兩京非不善也然以中國之力取中國之地何不可者其患在於取兩京而欲速是故乞師于吐蕃借兵于回紇禄山則亡矣兩京則復矣而吐蕃回紇之禍不至於唐亡則不止其過在於結

外裔以取中國也雖然誤肅宗者高祖起義兵平隋亂欲速取關中是故用劉文靖之策假突厥之兵千有二百人馬二千終高祖之世無歲無突厥之冦是以肅宗祖其遺策也宜特誤肅宗而已乎石晉假耶律德光之師以滅後唐而得天下不知夫滅唐者耶律也滅晉者亦耶律也結外裔以取中國且不可而況結外裔以取外裔乎本朝禦戎之道亦盡善矣冦來則與之戰不來則與之和與之戰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也與之和如列

聖屋已而與之幣是也是以聖賢相承中國成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自漢唐以來未有也惟宣和間聽王黼童貫之言用趙良嗣之策遣使自海道約金人以滅遼遼則滅矣而中國始有靖康之禍比結外裔以取外裔之過也至今勞聖主之憂可不戒哉

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

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誅非必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大計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勇衆無所施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

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萬里曰堯舜三代之後禦戎之策惟陸宣公得之豈特唐可用也至今可用也太子曰甚善

乞不殺竇參及免簿録莊宅三狀

萬里曰竇參何人也學術之未嘗古今之不知徒挾其小才小慧時出一二可驚可喜之事以中德宗之慧察是以喜之數召見而問之獻納論思安用此物哉意其

所陳非街談巷語之鄙事則讒諂面諛之巧言也及其以此而為相謂之燮理寅亮之業盡在是矣廷英每對同列皆退而已獨留彼豈知所謂所言公公言之者至與其徒譖陸贄以受賄帝怒而逐之又欲殺之贄雖救之帝竟殺之寵辱之反何其亟也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事君數斯辱矣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孟子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身居稷契周召之位而甘心為宦官宮妾之職無事君之大節而以伺邏為小忠初以此進身卒以此殺身蓋初以小察而或中故主驟之以為忠卒以大譖而無實主始悟其欺此無他務盈成括之小才而未聞大臣以道事君之學也其進幸也其死非不幸也嗟乎參之譖贄也不遺餘力而贄之救參也亦不遺餘力君子小人之用心其相去遠近何如哉論德宗者皆知其猜忌刻薄受欺奸諛是固然矣至於

參之謨贊何其灼然不惑斷然不受俾使任贊有終豈

特可以還貞觀開元之隆哉雖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

任霍光何以加焉

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税草數每年不過三

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

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搬運已

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

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税

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厭其為騷怨理在不疑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搬運當三十五文買草本

價又更半之度支曽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
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隳墮
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
萬里曰裴延齡為度支建折税市草之議每束折錢二
十有五舊制諸縣載草入城一束之草車脚之費為錢
三十有五買草之價半之為錢十有七令延齡每一束
折錢二十有五蓋名增而實減之以欺德宗而行其説
也蓋舊制為錢十有七而今增其八是名增之也較之

車脚之貲則減其錢二十有七是實減之也徳宗樂其名之增足以利民而不知其實之減深足以害民延齡何苦減之以害民也葢減車脚之費每束之錢二十有七而折市一千萬束則是一歲之所減爲緡錢者二萬有七千矣以所減之錢爲羨餘之獻則寵愈固而官愈尊此延齡之所樂爲此也徳宗一歲樂於徳二萬七千緡之羨餘而忘於失京城百萬之民心陸贄所以極論其不可也大抵天下之財有常數過常數而爲羨餘者

非增其所當取則必减其所當與增其所當取者掊克也减其所當與者割剥也裴延齡以掊克割剥而得官職德宗得羨餘而失民心人臣得官職而人主失民心人主亦何利於此哉

萬里讀奏議既終篇執牙笏白太子曰進言易聽言難聽言易聽言而用之者為難贄之事德宗論諫皆本仁義使德宗能聽之聽之而能用之則可以堯舜可以禹湯可以文武下猶不失為漢之七制唐之太宗德宗不

惟不行之且不聽之不惟不聽之至於疾之惡之怒之
怨之幾欲殺之使無陽城贄不幸為龍逢比干未知德
宗何如耳此非贄之不幸也唐之不幸也然君臣之相
與有不遇於同時而遇於異世者贄不遇同時之德宗
而遇異世之聖主既使金華之官讀之於講筵復使鶴
禁之僚讀之於東宫益異世之臣而得之君同時之父
而傳之子贄而有之亦必自慶矣非贄之慶也天下國
家之慶也太子曰侍讀每於講讀之間多所發明甚有

開發

資治通鑑

宋文帝紀九月

讀

元嘉二十四年衡陽文王義季卒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季縱酒至成疾而終

萬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謝晦廢其兄營陽王而殺之殺之而立文帝至文帝立而問營陽所死之狀當此之時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於義康初任之

以國柄卒置之於死地至使義季亦托酒以死又可哀也大抵情之矯者必復愛之過者必反兄弟之親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權不可也文帝以權而厚義康厚之者殺之也文帝之矯于此復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遺帝書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而殺之烏得與我校耶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耶

萬里曰太武之書非禮書也嫚書也文帝即位已來殺
傅亮殺徐羡之殺謝晦殺檀道濟裴方明道濟之死舉
幘而投諸地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主聞之
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文帝之舉措如此魏人之
嫚書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己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
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殺無辜不可以害忠良倘或無是
數者而有之外則為敵國問罪之資內則為奸雄倡亂
之資古之人主有為之者商紂隋煬帝是也紂之惡自

以為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書而數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為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所謂外則為敵國問罪之資者也隋煬帝忹疾人諫曰有諫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李密得以遺書而數之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此所謂内則為奸雄倡亂之資者也文帝南朝之賢主也在已無失德

在民無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殺無辜害忠良之罪猶足以招魏主嫚書之辱使其在已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則魏主之書辭其止于此乎此可為文帝賀亦可為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悲哉太子𤩽然曰極是極是

崔浩撰魏國記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刋石列於衢路北人見者譖之以為暴揚國惡帝命誅浩及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

萬里曰治古無族法罰弗及嗣舜之法也惡惡止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紂始至武王而除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漢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國之法也外裔之法也崔浩以直筆而獲罪高允爭之以為罪不至死太武誅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與之也族人何與知焉族人不與知也親戚何與知焉既誅浩復盡誅崔氏又甚矣復誅盧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則其下皆有

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紂及身而滅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殺萬里聞之蘇軾曰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益歷代虐刑至太祖而盡除本朝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勝威禮勝法有佚罰而無濫刑祖宗相傳以為家法未嘗有大誅殺也而況於族乎故後之人主雖有不測之威怒亦顧家法而不敢違故誤國如蔡京誅止其身而不及其子孫不過流嶺表而已蔡氏子孫至今猶

富也國祚久長實基於此此自古所不及也太子曰祖宗相傳只是一箇仁字

上欲伐魏王元謨勸之

萬里曰兩國並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時者當此之時非有天下之大機彼國之大釁其法不可以為兵先不可以為動始違之者敗宋文帝魏太武之時是也宋無釁魏伐之故敗在魏魏無釁宋伐之故敗在宋且是役也劉康以為不可沈慶之以為不可太子

劭蕭思話以為不可而元謨首倡兵端帝謂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元謨者輕而喜功貪而罔上是何足付託一敗之餘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哉昔臧宫馬武請伐匈奴而光武答之曰舉天下之力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茍非其時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元謨圍滑臺魏主引兵救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之死

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

萬里曰古之戰者必有具所謂具者非有甲兵之謂也堯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也湯武之具以仁義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漢之具以賞罰如白起賜死王恢棄市是也元謨首勸北伐身為大將一旦遇敵未戰而先奔是在軍法顧文帝不察耳誅元謨以謝天下是軍法也宿將有大功如檀道濟帝則殺之征仇池有戰功如裴方明帝則殺之至元謨則置而不問

焉帝之賞罰爲有法乎堯舜之道德湯武之仁義非帝之及也秦漢之賞罰帝亦無之以此而戰杜牧所謂浪戰者敗如是而欲取人之國不爲人取國之幸矣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愛多不法太子惡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寵於太子皆於愛不協愛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愛懼誅弑帝殺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愛專恣余

患之謀奪其權宗愛怒弒余源賀陸麗立皇孫

濬殺宗愛

萬里曰自古亡國弒君未有不自親信小人者仇尼道盛任平城之寵盛而太子晃以憂死宗愛之信倖而魏太武以弒殂蓋太子晃之禍起於親信已之小人而疾視君側之小人魏太武之禍生於聽小人之言而又悔聽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親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但宦官近信中有小人為多

耳所謂小人初無定人亦無定貌以柔佞為正是為小人以讒譖為忠是為小人遇寵則爭遇利則奪是為小人小人之亡國敗家其情狀雖千變萬化而大畧不出於此魏太武南侵宋滅夏滅南北燕滅柔然威震天下而身死於宦官宗愛之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與其一身既親宗愛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斷而誅之使小人反側不自安而至於此也始親其人者過也聽其言以喪其子又過也悔

聽其言而不果於誅其人以及其身又過也自古小人之禍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誅太子痤漢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殺戾太子豈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賢明而弑於宦官李輔國憲宗之英武而弑於宦官陳洪志豈特魏太武而已莫親於父子而小人得以間之莫尊於君父而小人得以殺之近習小人之禍可不悲哉然則人主欲免小人之禍何由而可一曰立心二曰講學三曰近君子庶幾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吳興巫嚴道育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之陳慶國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上怒甚欲廢劭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濬濬馳報劭劭與腹心隊主陳叔

兒齋師張超之等謀為逆元嘉三年年二月甲
子與張超之等數十餘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
拔刀徑上合殿帝見超之入舉手捍之五指皆
落遂弑帝
萬里曰亾㓜之惡滅天理斁人倫其惡極矣萬世臣子
所不忍言也然其禍亂之原生於陳叔兒張超之等小
人在側而發於巫祝嚴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為
太子也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武王不

使一小人在成王之側也古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於宮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擇中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羣小黨染使得養成其不義之習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蠱惑於宮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禍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四月戊辰軍於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以散騎侍郎徐爰

兼太常寺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萬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謂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於謹始蓋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傾耳注目以想見吾君之聖德以企望吾君之聖治始乎脩德猶或終之以失德始乎納諫猶或終之以拒諫始乎遵祖宗之法猶或終之以變祖宗之法故晉武帝即位之初焚雉頭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非不始之以勤儉也而二君末皆以荒淫召亂天下

幾至亡國而況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誅元凶報君之仇亦可稱矣然即位纔幾日而淫其叔父義宣之諸女義宣之諸女帝之從姊妹也齊詩謂之鳥獸之行所謂始乎脩德者安在哉周郎上䟽告之以備邊境告之以行喪禮告之以儉宮壼告之以辨毀譽亦未為犯顔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幾而殺之所謂始乎納諫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於郡縣守令擇人久任故也帝變文帝之制

以六周為三周以久任為數易所謂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無脩身齊家之德其後卒為荒淫暴虐無道之主臧質侮之而叛義宣恨之而叛外則結怨於民內則短折其壽其身幸以令終而其子竟遭廢弑一已失德兩世受禍蓋孝武不謹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雖然人君之謹始不在於即位之後而在於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輔導其子養成其德平居為賢王然後一旦

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於天下是文帝亦有過耳

魏主立子弘為皇太子先賜其母李貴人死也

萬里曰傷哉李貴人也生子而為太子也何傷之有然立其子殺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殺其母逆天理悖人倫莫甚於此二帝三王未有是也自漢武帝始也殺鉤弋而立昭帝其意以為鉤弋不死必禍昭帝如呂氏也不知鉤弋死而昭帝夭後魏外裔也武帝故事後魏

未必知也特其殘忍無親猜防太過以為君亡而母存則皆為君之禍也於是立其子而殺其母者數世也有所必殺必有所不及殺非慮之遺也天之數也至於胡后不及殺卒以此亂天下而亡魏謂無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殺之

萬里曰古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漢高帝問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而高帝不以為忤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曰陛下桓靈之主而武

帝不以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孫伏伽諫數事皆人難言者高祖賞之此三君所以興桀殺龍逄而亡紂殺比干而亡隋煬帝殺趙才等四諫臣而亡明皇殺周子諒而幾亡此殺諫臣之禍也先儒曰亡國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於殺諫臣也宋孝武以直言而殺周郎其罪大矣內有文帝結民之德外無敵國問罪之辭其不亡者幸耳雖然古之君子必觀時之昏明以為己之語默古之明君必觀臣之語默以占己之得失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君子語默之節也觀其臣危言而不諱足見在我有從諫之聖觀其臣言遜以避禍足見在已有拒諫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郎事昏淫之君立無道之國而危言以殺身孝武愍正直之言殺忠諫之士至於陷其身爲萬世無道之主皆不足與語古者君臣相與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

萬里曰君臣之情雖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

以不嚴不通則隔不嚴則褻秦之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於燕使荆軻刺始皇繞柱而走殿下之衛卒拱手而不敢救趙高説二世謂人主當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見其面至於望夷宫之弒逆二世乞為黔首而不可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禍也宋閔靳宋萬為宋萬所弒陳靈公戲夏徵舒為徵舒所弒此君臣之分不嚴之禍也君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詩之燕羣臣燕嘉賓燕朋友故舊豈可廢哉不如是無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於

羣臣燕集未為過也至於使之沉醉嘲謔則過矣君而嘲謔其臣則君不君臣而嘲謔其君則臣不臣天下之綱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於君臣嘲謔三綱五常於是盡廢矣此劉宋之所以不永也

三朝寳訓

初讀三朝寳訓

萬里曰一代之治體自有一代之家法夏之家法以禹如所謂皇祖有訓有典有則是也商之家法以湯如所

謂視乃厥祖率乃祖攸行是也周之家法以文武如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也東方朔告漢武帝謂臣未敢遠引堯舜請近舉孝文皇帝是漢之家法在孝文陸贄告德宗謂求賢納諫當法太宗是唐之家法在太宗本朝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海内富庶中外安靖人才衆多風俗醇厚民心愛戴國祚延長號為本朝之堯舜此雖仁宗仁聖之所致亦由不自用其聖不自矜其能動以太祖太宗為家法之效王

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論創爲法度謂之新法
天下大擾幸而得司馬光相哲宗首罷新法復祖宗之
舊天下大悦元祐七八年間號爲盛治比隆慶歴既而
小人章子厚欲傾元祐諸君子以取富貴倡爲復新法
之説謂之紹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祖宗之
法變更盡矣祖宗畏天後世乃以謂天變不足畏祖宗
敬民後世乃以謂人言不足恤祖宗薄賦斂後世重徵
苛斂而民貧祖宗簡力役後世力役數起而民怨祖宗

進君子後世退君子祖宗退小人後世進小人祖宗納諫以通下情後世竄謫諫者以塞言路祖宗省刑以結人心後世連興大獄以害忠良祖宗時近習不預事後世人主之權下移於近習祖宗時宦官不預政後世軍國之權盡移於宦官祖宗時與隣國堅盟好息邊釁後世結金人以滅大遼賂金人以求燕山祖宗之法亡而中國之禍酷矣觀仁宗之法祖宗與後世之背祖訓而治亂興亡之鑑昭昭矣可不痛哉可不思哉

東宮勸讀雜録凡八段

萬里讀通鑑至魏太武誅崔浩多所連及事極論魏法之虐既就坐詹事葛邲曰歷代仁厚未有如本朝者因及小人欲害君子必指為朋黨為誹謗祖宗未嘗罪焉不過竄謫而已惟陳東以諫而死光堯悔之萬里曰此事非光堯之意蓋羣臣汪黄之意也汪黄惡其發己之奸而誅之而其謗及光堯爾太子曰所謂黨為即類之謂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豈特以黨為罪哉又曰嘗讀

骨鯁集見陳東上書其意甚忠但汪黄視之以為仇故殺之也既退萬里贊葛魯事曰陳東之論甚佳葛曰此是大節目不可使東宫不知

一日講讀畢葛邲因款語及一朝臣中風暴卒者太子曰何遽至卒乎萬里曰風者虚之極也如木無根遇風則扳如花無蔕遇風則落士大夫以聲色斲喪其根本故至於此太子曰人之根本在元氣豈可不自愛葛邲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太子曰枯槁之士無可欲

而不亂易富貴者有可欲而不亂者難人皆能知之皆能言之顧行之難耳可不戒哉萬里因舉及仁宗用諫疏首黜梳頭夫人事及仁宗時故事端午日宮中必奏樂一日是日名對一士大夫未對間一宦者持幅紙呈奏故事仁宗擲之地既對而入宮嬪有問者仁宗怒曰何辱我我方見一賢士大夫而乃作此彼聞之必謂官家在宮只取快樂不憂勤天下端午罷奏樂自此始人主何必遠師堯舜自有本朝堯舜蔦郯又因舉及仁宗時宮嬪

一曰羣請遞遷仁宗不可曰外廷必不肯堅請比事在官家何問外廷仁宗不得已命各取金箋一幅御筆書曰某人可美人某人可才人某人可婕妤以遺之曰此即王命可寶蔵之衆皆謝他日有司給俸錢皆如故衆又請曰某等衆遷秩而有司不增俸何也仁宗曰我固嘗謂汝汝不信今宰相臺諫果皆執不可柰何於是衆默然退而取御筆繳納太子欽賞不已時諭德沈揆請尚書至不邇聲色萬里因舉其說曰邇見沈揆講義云邇近也不邇聲

色者不近之謂也近之且不可而况躭樂之乎此論甚

佳太子亦曰甚佳

萬里讀陸宣公奏議至陸贄救竇參等三狀太子曰參

譖贄而贄救參此全非私意全是公義又曰參之奸邪

而相之此德宗無知人之明也

淳熙十三年正月朔北使在庭錫宴知大宗正趙不息

建言六皇太子錫酒方立飲於前而皇孫平陽郡王安

坐於後父立子坐非是請改定其儀上下其議太子笑

曰尊無二上在君父之前則其父子皆臣子也安得致私敬且平陽與從官坐席再重未賜酒則偕坐平陽安得獨立亂班時論服皇太子有學且知禮

前漢州太守賈偉秩滿還奏事因言及道經鄂州大將郭果掊克軍士狀上遣人廉其事果伏軍中榷酤非法他皆不伏且白偉常以布三千疋鬻於軍不受故怨而譖請與偉辨上以其事付太子議裁斷以聞太子曰將臣固不可以一言動揺亦不可以一言罪偉罪偉則言

路自此壅於上聞矣朝議韙之

丙午九月下澣暄甚晦日大雪十月二日至講堂講讀

旣畢太子曰忽暄驟寒此陰陽升降之理也詹事葛邲

曰陰陽之升降蓋陰陽之消長也陰長則陽消陽長則

陰消君子小人亦然否泰二卦是也萬里曰治亂安危

亦然太子曰且如宣和之治所宜豫備而小人贊之以

奢侈贊之以邊功非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也

萬里讀三朝寶訓至祖宗不殺羔羊不食水禽及袴紋

倒等事太子曰祖宗之德仁儉二字而已

萬里讀三朝寳訓至唐末孟昭圖朝上疏暮不知所在萬里執笏曰唐僖宗與宦官田令孜陳敬瑄同處議天下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諫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戸沉於蟇頥津太子憤然曰至矯詔則唐事無可言謂萬里曰唐自高力士以後宦官至三千人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使觀書親近儒生萬里曰此仇士良之黨送歸求其教士良誨之曰天子觀書近儒生見前

代興亡則我親疏斥矣當以田獵聲色玩好娛悅之則我疏親矣其黨皆拜謝而去士良至自稱定策國老謂文宗為負心門生天子文宗不勝其忿遂與李訓鄭注謀欲誅之甘露之禍誅戮大臣流血殿庭文宗飲恨以沒宦官豈不真可去乎蓋是時老成有裴度謀臣有李德裕文宗不與君子圖小人而與小人圖小人此其所以敗也太子曰然

誠齋集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一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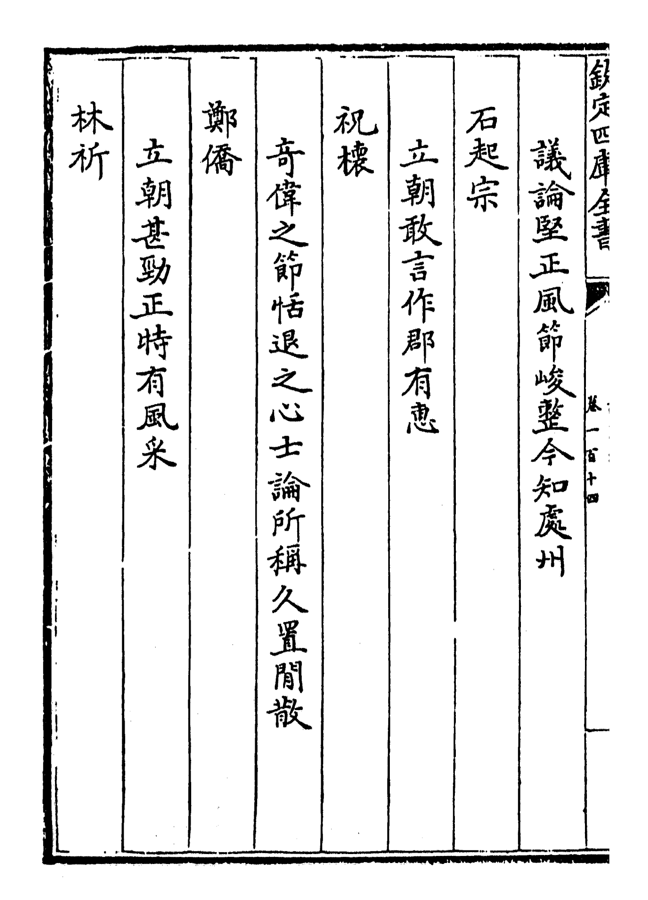
宋 楊萬里 撰

淳熙薦士録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狷介臨事過於果鋭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為異才

袁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宗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櫰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閒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特有風采

林祈

外溫中厲遇事敢爲

蔡戡

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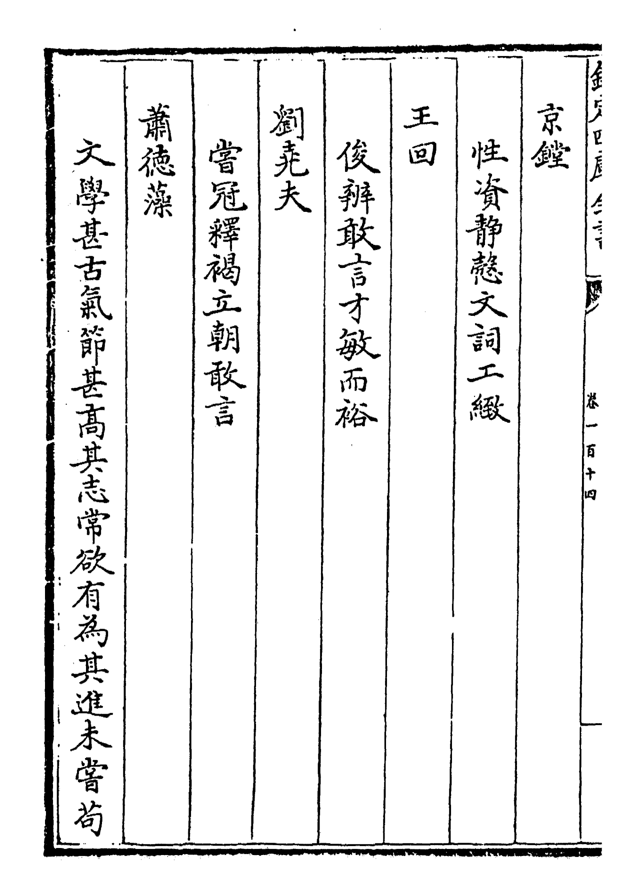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於持節風采甚厲官吏皆

肅

翠相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鏜

性資靜慤文詞工緻

王回

俊辨敢言才敏而裕

劉堯夫

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為其進未嘗苟

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為湖北叅議官

章頴

早冠多士其學益峻立朝鯁挺公論推表

霍篪

儒而知兵長以論事至於兩淮利害尤其所諳

周必正

工於古文敏於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有謀可應時須

劉淸之

得名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原夫之業

楊邦彦

學邃於易得先天之數才濟於用有經世之心

王公袞

儒者能斷吏事敢爲剸繁摧奸尤其所長

莫漳

長於史學達於吏治

張默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

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黄鈞仲秉以國士

待之梁牓陞朝知袁州萍鄉縣

吳鑑

早以文辭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黄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今知郴州郴縣

王謙

風力振聳勇於摧奸立朝謇謇士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太學博士今知郴州

祖中庸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持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璧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為江州德安知縣

佘紹祖

德勝於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潾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顒子昂之姪今為江

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甚正遇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趙克夫

廉明彊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真州

胡思成

和粹而賢敏達於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畯今為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飾吏廉操踰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近於世用鄭滂京官今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古文恬於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令任祠禄陞
朝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
器宇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比
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

嘗冠别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

學問博洽吏事通明

曾三復

以文策第以廉禔身作邑有聲盡罷横斂梁㮤

曾三聘

刻意文詞雅善論事蕭牓選人前西外宗學教授

徐徹

詩句明爽殘奏典重作邑愛民辨而不擾鄭牓陞

朝令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彦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知衢州令任宫

觀

王濆

治郡有聞惠而能辦前知吉州正當强寇之鋒脩

城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宫觀

虞公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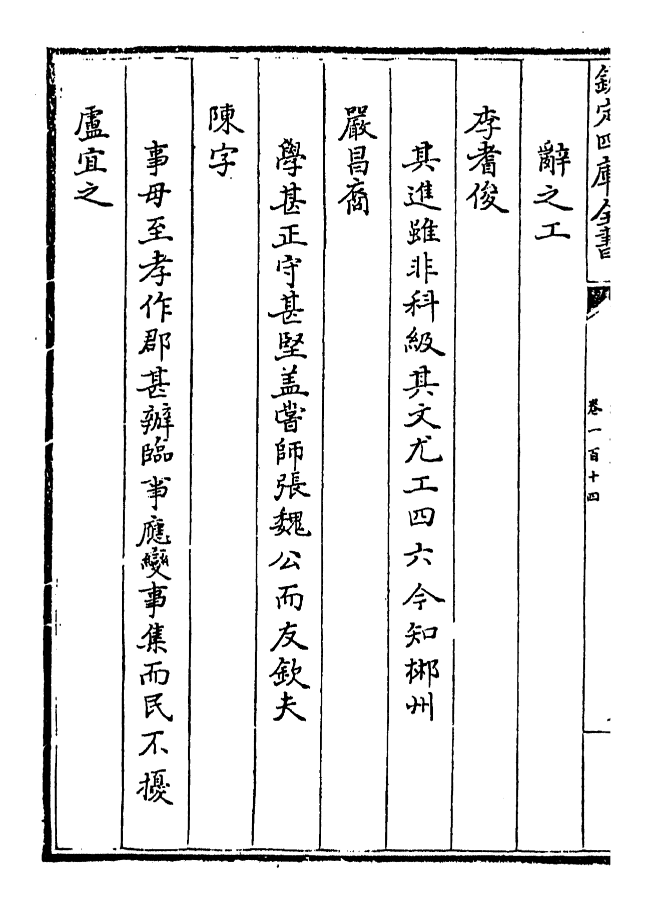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沈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甲科之雋而益厲文



辭之工

李耆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郴州

嚴昌裔

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孚

事毋至孝作郡甚辦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於吏能乃其餘事

蘇渭

通敏吏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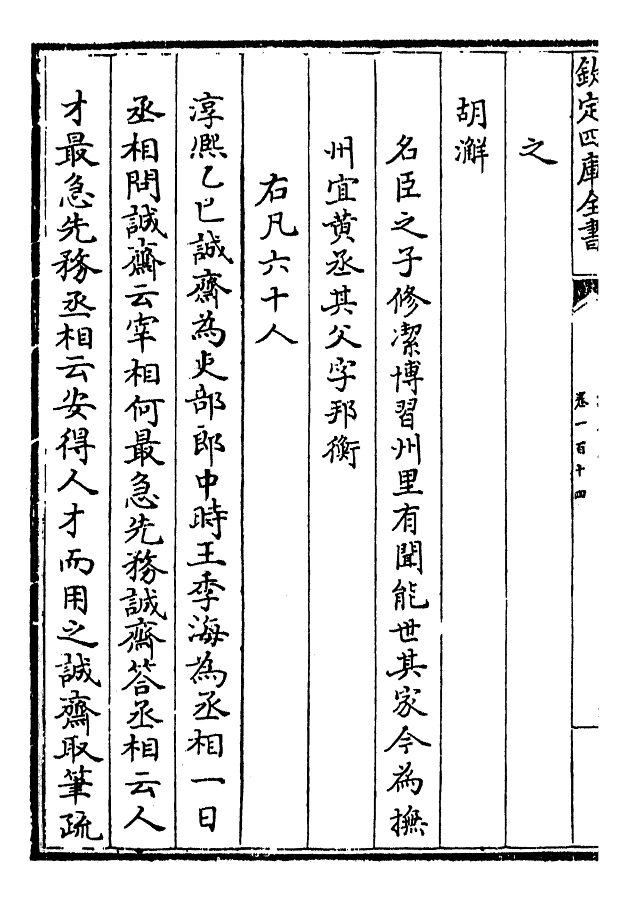
鄭郇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

行太守虐政一切吏之民情翕然去思

趙善佐

為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能辦章貢吏民無不安



之

胡瀣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令為撫州宜黄丞其父孚邦衡

右凡六十人

淳熈乙巳誠齋為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為丞相一日丞相問誠齋云宰相何最急先務誠齋答丞相云人才最急先務丞相云安得人才而用之誠齋取筆疏

六十人以獻隨所記憶者書之退而各述其長上之
丞相此卷是也藁藏於家雜然而書初無先後之序
皆無優劣之意後四十八年紹定壬辰男長孺謹識

誠齋集卷一百十四

誠齋集卷一百十五

宋 楊萬里 撰

詩話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曙響隴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

矣陰鏗云鶯隨入户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

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渡山雲此一聯勝

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

稷一戎衣亦勝庾矣南朝蘇子卿梅詩云秖言花是雪

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遥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述者不

及作者陸龜蒙云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

介甫云慇懃與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不及

述者山谷集中有絶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亂

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賈云桃花歷亂杏垂香不為吹愁惹夢長

東坡云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寂寂鞦韆院落夜沉沉介甫云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春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問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相隨遥遥訪赤城三十六曲水回縈

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此李太白詩體也
麒麟圖畫鴈鴻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
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猎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强兵動鬼
神又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
體也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
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
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
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

將軍手涴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澗松無心古鬢鬣天球不琢中粹溫又呼兒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此山谷體也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山高轉石一去無回予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日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埜雪興難乘詩有一句

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二意者陳后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知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譖已而曰二人同行誰為此禍杜云遣人向市賒香秔喚婦出房親自饌上言其力窮故曰賒下言其無使故曰親又東歸貧路自覺難欲别上馬身無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戀别之意而不忍又朋酒日歓會老夫今始知嘲其獨遺已而不招

也又夏日不赴而云野雪與難乘此不言熱而反言之也唐人云葛溪漫淬干將劍却是猿聲斷客腸又釣臺如今只有垂綸者自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門怨錯把黄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却羨相如富猶有人間四壁居

詩人驚人句杜山水障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又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遥憐天上桂華孤爲問姮娥更有無月中應有閑田地何不中央

種兩株韓子蒼衡岳圖故人來自天柱峯手提石廪與祝融兩地陂陀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杜牧之云我欲東名龍伯翁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斡海水水盡到底看海空李賀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持繡户日月近雕梁李義

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是夕降元

精

七言功德褒頌如少陵賈至諸人倡和早朝大明宮乃

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

旌旗露未乾最佳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

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

於杜李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

落筆自絶矣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閒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氏所不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為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

早春到後宫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堯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謂為微為晦為婉為不汙乎惟李義山云侍宴歸來宫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不汙矣

士大夫間有口傳一二聯可喜而莫知其所本者如人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碁局局新又飽諳世事慵開眼會盡人情只點頭又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况莫來

休又賀人休官重碧杯中天更大軟紅塵裏夢初收竟不知何人詩也又有嘲巧宦而事反拙者當初只謂將勤補到底翻為巧成此尤可笑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予嘗與林謙之論此事謙之慨然曰但我輩詩集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杜九日詩老去悲秋强自寛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八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寛以自對君自

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東坡煎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

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經三椀卧聽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仝喫到七椀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三字或兩字如山谷猩猩

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使吾有身後名幾兩屐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二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生硬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横出没用亦可不用亦可詩家用古人語不用其意最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筆

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筆可用抄書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入意以咏物初非猩猩毛筆事也

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而山谷中秋月詩中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

周禮考工記云車人盖圜以象天軫方以象地而山谷云丈夫弘毅天地盖軫

孟子云武成取二三策而山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味二三策

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云與君蓋亦不須傾

劉寬為吏以蒲為鞭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

杜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蒼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詩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此皆飜案法也予友人安福劉𠡠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仔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得此法也

五七字絶句最少而最難工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者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皆佳句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在為問春歸有底

忙秖是蟲聲已無夢三更桐葉强知秋百囀黄鸝看
不見海棠無數出墻頭暗香一陣風吹起知有薔薇澗
底花不减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牧之云清江漾
漾白鷗飛緑净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
送釣船歸唐人云樹頭樹尾覔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偓云昨夜三更
雨臨朝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看介甫云水際
柴扉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

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四句皆好矣

五言長韻古詩云白樂天遊悟真寺一百韻真絕唱也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内皆有一唱三嘆之聲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黄景說嚴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

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謙之常稱重其友方翥次雲詩云秋明河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趂逐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有寄友人云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台州秩滿而歸云送客漸稀城漸遠歸途應減兩三程東夫飲酒云信脚到太古又登岳陽樓不作蒼忙去真成浪蕩遊三年夜郎客一柂洞庭秋得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肉

味併與瓜茄倚閣休造物于人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關門絶似晚唐人詠金林禽花云梨花風骨杏花粧黄薔薇云已從槐借葉更勝菊為裳寫物之工如此予歸自金陵功父送末章云何時重來桂隱軒為我醉倒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昌父云紅葉連山雨黄花獨徑秋詩窮真得疲酒溥不禁愁武子云自鋤明月種梅花

又云吹入征鴻數字秋淵子云煖分煨芋火明借績麻燈又容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説歸畊平甫題釣臺醉中偶爾閒伸脚便被劉郎賣作名恭仲云碎砍生柴爛煮詩又有姚宋佐輔一絶句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月越明梅月蕭疎兩奇絶有人踏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詩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須臾雲去作行雨回頭方羨老僧閒又梅詩探支春色墻頭朶闌入風光竹外梢又河横星斗三更後月過梧桐一

丈高又有龎石甫者使北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黄道星移北斗邊明月九衢平似水北人吹笛内門前
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諱朴字元素諱杞字元卿諱輔世字昌英皆能詩元卿年十八第進士其叔正叟賀之云月中丹桂輸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吾鄉民俗稻未熟摘而蒸之舂以為米其飯絶香元素有詩云和露摘殘雲淺碧帶香炊出玉輕黄予先太中貧甞作小節屋三間而未有門扉于元卿求一扉元卿以絶句送至云

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魂舊日相如猶有壁
如今無壁更無門昌英有絶句云碧玉寒塘瑩不流紅
渠影裏立沙鷗便當不作南溪看當得西湖十里秋
吾州詩人瀘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
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絶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魚人
在蓼花灣回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
姦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銓時為編
脩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

闗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名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姧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祇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至孝宗登極名為國子監簿以老請辭除直敷文閣宫觀尤延之嘗誦吳則禮詩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

買酒催行樂更覓何時是太平滿闕賣了洞庭柑雪色
新裁白紵衫喚得吳姬同一醉春風相送過江南又楓
葉蘆花滿釣船水風清處枕琴眠覺來笑却瀟湘月却
問青山覓酒錢

神宗嶽獻閣成告廟祝文東坡當筆時黃魯直張文潛
晁无咎陳無已畢集觀坡落筆云惟我神考如日在天
外忽有白事者坡放筆而出諸人擬續下句皆莫測其
意所向頃之坡入再落筆云雖光華無所不充而躔次

必有所舍諸人大服

潤州火爇盡室廬惟存李衛公塔米元章庵元章喜題塔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菴有輕薄子於塔菴二字上添注爺娘二字元章見之大駡輕薄子再於塔菴二字下添注颯糟字蓋元章母嘗乳哺宮中故云糟字本出漢書霍去病傳云鏖臯蘭山下注云今謂糜爛為鏖糟輕薄子用糟字黏菴字蓋今人讀鏖為菴讀糟為子甘切添注遂成七言兩句云神護衛公爺塔颯天留米

老㜀庵糟

鄉先生劉尚書才卲字美中云劉弇偉明獻南郊大禮賦首句云粤惟古初豺獺有祭以如許大南郊大禮祭天地祖宗而比之豺獺之祭此譬如千乘萬騎羽獵長楊而於其間說鬭蝦蟆

劉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祥字安國時為帥還往甚密一日安國忽具衣冠造季高季高驚異未出先令人問盛服而來何故安國曰欲北面書法季

高不辭讓著道服而出安國則令人扶季高納再拜者再季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云云季高荅曰云云大意令安國學李邕書昔徽宗嘗問米芾蘇軾書何如對曰畫黄庭堅書如何曰描㽦書如何曰刷我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學黄字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字最後作孫過庭字故我孝宗與今上皆作孫字

韓文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俊贈勒麈尾懸之壁間毎瞻仰之云王公

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退之作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宫奈何乎公此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奈何乎陛下退之上宰相書云恤恤乎飯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蒯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湫乎攸乎又杜兼墓銘云事在於人日遠日忘此用晉書張駿語謂中原之於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自皇帝曰光顔汝為陳許帥曰重胤云云曰弘云云曰文通云云曰道古云云曰朔云云

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典命九官文法也

柳子厚荅韋中書云云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用周禮考工記函人句法云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

韓退之行箴云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柳子厚憂箴云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

而恐二箴相似未知孰先為之者曾子固送王无咎字序云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己孑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孑之所望於補之哉此用孟子句法千里而見王是孑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孑所欲哉而介甫送陳升之序云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孑所望於升之也子固送王希序介甫九曜閣記言洪撫兩州山川之盛遊覽之樂亦大畧相似未知孰先為之者

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請劉尚書美中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氣晳翳圜景斗於星中孤光耿耿洪河潰溢滔天横鶩屹然中流覩此底柱又云公人中之龍那肯屈節於虎狼又云欲贖忠襄人百其身彌遠嘆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寧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嶽必蹶又云公人中龍肯臣虎兕又云彼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背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

又云欲贖清卿人百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又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决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蓋清卿之父避亂至廬陵嘗館於美中之家故美中得此文予少時嘗於劉彦純家見其全篇今亡矣可惜廬陵村落地名何山有金地寺壁間有廬陵丞某人留題云今朝憇息來金地何日翺翔到木天觀者歎其的對後美中再入館職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兀暫時金地亦清閒是時南渡之後駐蹕

臨安百司官寺未立暫寓一僧舍為秘書省而汴京本
省猶未毀美中此聯朝士嘆其親切詩句故難用經語
然善用者不勝其韻李師中云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
暮矣天無情又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又詩成白也
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杜云弟子貧原憲諸
生老伏虔老字盖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有用文語為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

苴盖用如六五帝四三王

有用法家吏文語爲詩句者所謂以俗爲雅坡云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如前卷僧顯萬探支闌入亦此類也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没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坡云慇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半日凉杜夢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顔色山谷簟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顔色退之云如

何連曉語祇是説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為新奪胎換骨杜蜀山水圖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酴醾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竒古人所未有然亦有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為第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為第二坡來謝歐陽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云曹操滅袁紹以袁熈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

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臯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然予嘗思之禮記云獄成有司告於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坡雖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事其稱三謂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於堯　客有自秦少游來許見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詩句客舉少游燕子樓新詞云小樓連遠横空下臨

繡轂雕鞍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雕鞍又驟也勞攘軾亦有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東坡談笑善謔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飲散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諸妓立東坡後憑東坡胡床者大笑絶倒胡床遂折東坡墮地賔主一笑而散見蜀人李珪說

東坡知徐州李定之子某過焉坡以過客故事宴之其人大喜以為坡敬愛之也因起而請求薦墨坡陽

應曰諾久之閒談坡忽問李相法謂面上人中長一寸者壽百年有是說否李曰未聞也坡曰果若人言彭祖好一箇獃長漢李大噱而適見王僑卿說　東坡嘗宴客俳優者作技萬方坡終不笑一優突出用棒痛打作技者曰内翰不笑汝猶稱良優乎對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蓋優人用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云非不治也以不治治之乃所以深治之也見子由五世孫奉新縣尉懋說　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挂

東坡像有坡親筆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崖州今集中無之　予昔為零陵丞嘗肩輿過一野寺前壁間山谷親筆一詩子小立肩輿誦之三過既歸書之止記一聯云春將國艷薫花骨日借黄金鏤水紋今集中亦無之

蔡攸幼慧其叔父卞荆公壻也卞攜攸見公一日公與客論及字説攸立其膝下回首問曰不知相公所解之字為復是鮮蒼頡字為復是鮮李斯字公不能荅拊其

頂曰你無良你無良見劉尚書美中說

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之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鳴鳴然如怨如慕山谷爲坡寫此賦爲圖障云扣舷而歌曰又曰其聲鳴鳴如怨如慕去之歌然三字覺神觀精銳孫仲益作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周茂振曰既呼又嘯易嘯爲響

退之盤谷序云妬寵而負恃張文潛云妬寵一字負恃

兩字非句律與下句云爭妍而取憐不類既曰負又曰恃為複恃當作持

本朝制誥表啓用四六自熙豐至今此文愈盛有一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已出者介甫賀冊后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興間劉美中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丞龔尹字正子以啓賀之云技巧工匠精其能自元成之間鮮能及號令文章煥可述雖書史所

稱何以加尹又上湯丞相啟云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後二語用韓退之上宰相書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蘇謝上表有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道賀唐秘校及第啟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剪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皆倒易二字東坡答

士人啟云愧無琴瑟音酒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其古之益友此雖增損五六字而特圓美至翟公巽行麻制云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則前二語熟而後二語突兀矣四六有一聯而用四處古人語者張欽夫荅一教官啟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乃如一人語王履道行余深少宰制云仰惟前代守文為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其意亦貫紹興間金人歸我河南

其賀表有湖山如舊之句又謝知密州云賔出日於麗譙江山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鼔角清閒謝賜笏帶云草木何知被慶雲之渥彩魚蝦至賤借滄海之崇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宫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切而不浮孫仲益亦多此等語至橘林則浮靡而不典矣四六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韓退之表云地彌天區界軼海外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星宿清潤曽子

固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瀾不驚王履道行种師道麻制云封疆開崑崙積石之西威聲震大漠龍荒之北

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葦之詩云仁及草木牛羊勿踐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鴟鴞之詩云曰予未有室家風雨所漂揺謂鴟鴞之巢也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亂遷謫在八桂思鄉里墳墓作青詞云萬里丘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揺

有客在張欽夫坐上舉介甫賀冊后妃關雎雞鳴之聯以為四六之妙者欽夫因舉東坡賀冊后表云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笑曰此全不用古人一字而氣象塞乎天地矣

施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武之土可謂中興齊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聯屬工夫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四六用古人語有用其一字之聲而不用其字之形者書曰人惟求舊而介甫謝上表有云仁惟求舊義不遐

遺乃易仁為人莊子曰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副墨謂文墨之有副本洛誦謂洛人之善誦讀者而介甫賀生皇子表之前一聯言成王文王子孫衆多而繼之以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則以洛誦為成王矣盖成王名誦而卜洛故也此文人之舞文弄法者也

四六有截斷古人語五字而補以一字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漢書云在漢庭無

出其右論語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而翟公巽賀蔡攸除
少師啟云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升諸公既截斷其語
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而又易文子為父子子之
字雖同而文子乃人名父子非人名也此巧之至也子
年身居江湖之上公治長雖在縲絏之中而東坡謝罪
表云身居江湖之上夢遊縲絏之中孟子云此之謂失
其本心左傳云吾必使汝罷于奔命翟公巽一年之中
移作數郡太守謝表云憂患失其本心筋力罷于奔命

亦此類也
四六作流麗語亦須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湖州表是也
前中書舍人洪景盧知婺州名至郡下而從臣未有虛
位者孝宗除爲在京宮觀兼侍讀太府少卿張抑字子
儀以啟賀之云珍臺閒館冠皐伊之倫魁廣厦細旃論
唐虞之聖道前兩句用揚雄賦全語後兩句用王吉疏
全語皆西漢文章也子儀昔舉似子鸞歎擊節以爲不
減前輩未幾景盧入翰林爲學士遣梁叔子丞相以病

辭位　孝宗愛重之不欲聽其去累辭不得已拜大觀文醴泉觀使兼侍讀景盧當筆麻制中全用此一聯是日朝士聽麻者皆稱賞之不知其爲子儀語也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絶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啟云言天下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也

循王張俊妾封夫人中書舍人程子山行詞以異姓王對如夫人朝士稱之

靖康遣聶山割三鎮與金人請和三鎮之民不肯左衽

群起毆至死而朝廷或傳其生詞臣行加恩詞云風寒

易水知士去之不還日遠長安恠人來而未至汪伯彦

黄潛善為相時太學之士陳東以上書誅既而我高宗

深悔之贈東諫議大夫而罷汪黄二相後趙鼎為相汪

黄有啟謝廟堂鄱陽熊彦時叔雅為趙客代趙荅啟云

一男子之上書彼將焉罪諸大夫曰可殺公亦何心

靖康末二聖北狩皇屬畢遷中原無主惟我高宗皇帝

在外獨免時隆祐太后以書勸進有云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漢家之阨十世宜光武之中興此汪彦章詞也建炎苗劉之禍未幾復辟赦書云斷鼇而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勳取日而授五龍復正神明之御此李漢老詞也張邦昌既僭竊竄謫謝高宗表有云孔子從佛肸之召蓋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黨顔博文之詞也邦昌初立時博文首上賀表云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其反覆如此

李綱罷相被譴汪彥章行詞云朋黨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有誅乎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客有問彥章者曰內翰頃有啟賀伯紀拜相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與今譴詞一何反也彥章曰某此啟自直一翰林學士渠不用我故以後詞報之客又曰詞有云乃傾家積陰與賊通若

此言何從知荅曰某如何知得但見渠兒子自敵中歸汪彥章初除北門有小官賀以啟云當年翰苑曾聞學士之葫蘆今日玉堂又見司空之蘆蔔自以為竒有問之者葫蘆事得非用昔太祖皇帝嘲內翰陶穀所謂年年依様畫葫蘆者乎曰然又問蘆蔔何出曰昔司空圖在翰苑常作蘆蔔詩聞者絕倒又吾州安福有歐陽寺丞叔向者嘗為妻病作青詞云大小二便半月未通乎水火晨昏兩膳一粒不過於咽喉又近有代京丞相作

遺表者首句云身獨立於上台未踰三月瘡忽生於下體幾及半年

莆田陳丞相作小朝士時遇顯仁太后之喪嘗代宰相乞皇帝御殿表云雖天道何言四時自然成歲然太陽不照萬物何以仰瞻識者已知其有宰相器公後為左相辭位其客鄭僑惠叔代作表云責任匪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時豈久居牛僧孺語也幸未厭蕭嵩語也皆宰相求去事未有如此親切者

梁叔子丞相生日蒙孝宗賜酒物是時梁母太夫人在尤延之代作謝表云小人有母雖喜君羙之嘗大烹養賢無虞公餗之覆黄仲秉攝西掖行東坡贈太師謚文忠詞云朕考百年治亂之原識諸老忠邪之辨惟小人無所忌憚使君子至於困窮又云其目無全牛意空凡馬道不行而言立身愈退而名高又云言之尚至於嘆嗟聞者亦為之興起户部侍郎史正志自請為諸路發運使遍行州縣凡合起上供及江上餉師錢穀盡以為

羨餘而獻之時壽皇大喜既而歲莫上供無一州至者
板曹大窘奏其事壽皇大怒即日罷黜仲秉行詞有云
多取羸於郡國無遺算於雞豚枝數歲之中以爲常本
無心計無三年之蓄曰不足徒有口才及仲秉爲刑部
侍郎觸一權貴因外得丹陽謝廟啟曰一麾江海頗欲
避西風之塵兩鬢雪霜但堪飲北廚之酒
王季海丞相爲太常少卿時葛丞相楚輔爲浙東叅議
官以啟賀季海用雞檄對鶡經季海賞其的對雞檄乃

用王勃為諸王作鬬雞檄
山谷戲筆尚書范文正公為舉子時作虀賦有云陶家甕内淹成碧緑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徵羽吾州劉沆丞相時讀書山寺寺僧請公戲作偷狗賊有云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尚回顧兔之頭常州人諱打爺蓋常有子為伍伯而其父坐罪當笞者其子恐他人笞其父之重而身請行刑故有此譏士人有戲作此賦者云當年祖遜凡而知鬬而知後日孫權出乎爾反

乎爾

挍人詩之有語忌者不可不知人有上文潞公詩用壽考字公曰五曰考終命和我死也說了程子山自中書舍人謫為贛州安遠令士子上生日詩用嶽降事子山曰降做縣令了更去甚處周茂振賀劉季高由謫籍放自便啟云十年去國驚我馬之虺隤一日還家喜是翁之矍鑠季高曰是翁却將對我馬此類多矣至如紹興間張叔夜之子常先為江西常平使者有小官上啟其

下侍除掌
尤延之嘗
潔粱豐盛
受子由行
恍若疑其
詩曰燕及
云旌旃所
淵明子美

欽定四庫全

自序處云叔夜麄疎次山漫浪常先大怒曰我爺何曾麄疎雖常先不學可笑然小官亦當問上官家諱吉州推官李椿嘗干一上官舉狀而上官家諱有複名而一字椿者初許薦而後不與請於族弟炎正字濟翁作一啟以解之云諱名不諱姓雖存羊棗之遺文言在不言徵亦有杏壇之故事上官遂舉之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寧遠簿甚為京丞相所知有啟上丞相云秋鷩一葉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歎桑麻之後長丞相遂

於人既無
寒花徒自
年香此淵
介甫當國
為田介甫
楊蟠無齒
此語何意
雩以父之

故之令
舉前輩四六有云秉圭執璧禮天地之神祇
報祖宗之功德謂其不造語而體面大又嘗
詞有云養德丘園本無求於當世書名史策
古人
望天又曰誕彌厥月而介甫賀進築熈河表
指燕及氏羗樓櫓相望誕彌河隴
撫已三人作九日詩大槩相似子美云竹葉

秋菊花從此不須開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罍客也無已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明所謂日月依辰舉俗愛其名辰也

吾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濼事可涸之以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以問劉貢父曰此事貢父退介甫思其說而不得呼其子雱問以且出何書雱曰不知當名而問之貢父既至間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且楊蟠杭人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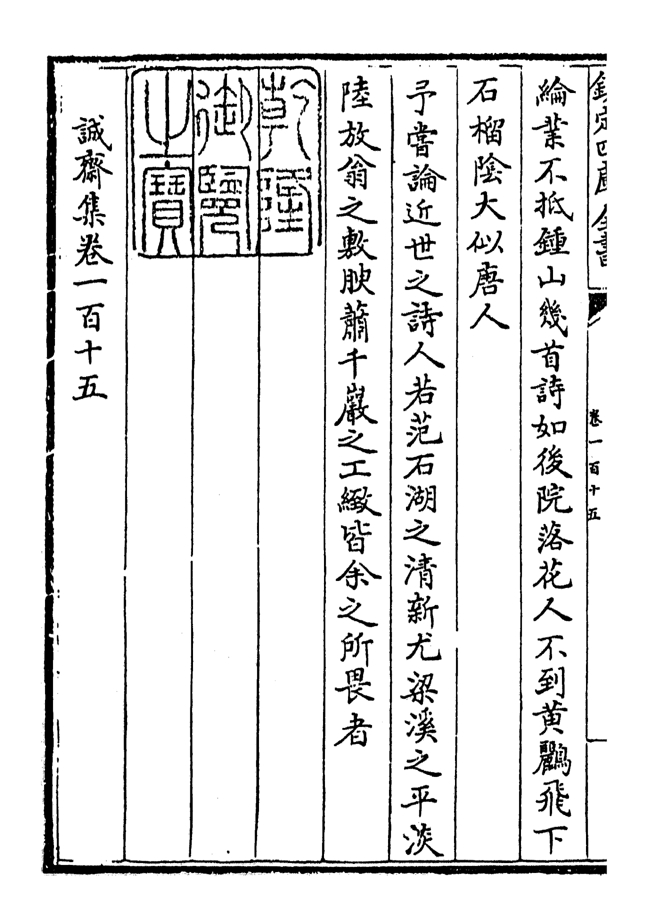
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涸湖為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絶倒

東坡詩云卧占寛閒五百弓汪彦章啟云嗟甫里百弓之别墅七尺二寸為一弓事見譯梵一尺八寸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今通鑑二百四十八卷會昌五年祠部奏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下亦詳）史炤釋文引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云寺居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閒靜處為蘭若今以唐尺計之蓋里許也

或問何謂雙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上句疊韻下句雙聲也何謂蜂腰鶴膝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膝也

近世蜀人多妙於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劉韶美黄仲秉其選也然未免作意為之者張欽夫深於經學初不作意於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得旨自便欽夫代作謝表自叙有云家

國與謀固難調於衆口天日下照夫何歉於一心玆盖
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行禹之智微彰以道必因天地之
時動化若神孰測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其韻孤豈
作意為之者時年二十九
李方叔之孫大方字允蹈少時嘗作思故山賦諸公間
稱之以為似邢居實晚得一鶡冠今為雜買場寄予詩
一篇多有警句如三百年來今已秋天地自老江自流
如笛聲吹起白玉槃正照御前楊柳碧如可憐一代經



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如後院落花人不到黃鸝飛下

石榴陰大似唐人

予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

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余之所畏者

誠齋集卷一百十五